

《泊船瓜洲》“绿”字的英译策略与意境再现

黄 惠

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

【摘要】：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中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历来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“炼字”艺术的典范。其中，“绿”字突破了传统颜色词的静态属性，以使动化表达呈现春风吹拂下江南万物复苏的动态过程，兼具视觉生成、空间扩展与情感投射等多重诗学功能。由于汉英语言在词类系统、审美表达及诗性建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，“绿”字在英译过程中往往面临动态弱化、诗性流失与意境受损等问题。本文基于翻译审美学与炼字诗学理论，以许渊冲、Burton Watson、卓振英、文殊等为研究对象，从动态性、诗性、意境性与接受性四个维度对“绿”字的英译策略展开对比分析。研究发现，不同译者对“绿”字的处理体现了不同翻译观之间的差异：许渊冲强调诗性重构与动态再现，Burton Watson 偏重自然表达与语义清晰，卓振英与文殊则分别体现古雅化与规范化倾向。本文认为，“绿”字的英译本质上并非单纯词义转换，而是动态审美经验的跨语言重构过程。译者需在诗性表达与目的语接受之间实现平衡，以最大程度保留原诗的动态意境与审美张力。

【关键词】：《泊船瓜洲》；“绿”字；英译策略；意境再现；隐喻补偿

DOI:10.12417/3041-0630.26.08.051

1 引言

近年来，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逐渐由宏观“可译性”研究转向微观“诗学机制”研究。相比传统关注诗歌整体风格与文化传播的研究路径，当前翻译学界越来越重视诗歌内部语言单位的审美生成机制，其中“炼字”研究尤为突出。所谓“炼字”，即诗人通过反复锤炼语言，实现以最精炼文字传达最丰富审美意蕴的艺术过程。在中国古典诗歌中，动词或活用为动词的词语往往成为诗眼，承担动态生成、意境建构与情感投射等多重诗学功能。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中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被公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炼字的经典范例。南宋洪迈《容斋续笔》曾记载王安石对“绿”字反复修改的过程：“初云‘又到江南岸’，圈去‘到’字……凡如是十许字，始定为‘绿’。”这一典故长期被视为中国诗歌炼字艺术的重要象征。

然而，“绿”字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“新奇”或“传神”。从诗学角度看，“绿”原为形容词，在诗句中却被活用为使动词，形成“吹绿”“染绿”之意。它不仅描绘江南春景，更将无形春风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动态过程，从而实现空间生成与情感唤醒（徐有富，2024）。而英语缺乏类似汉语的词类活用传统，英语中的“green”通常作为形容词使用。如何在不同语言系统中再现“绿”字所承载的动态性与诗性，成为古典诗歌英译中的重要难题。当前学界虽然已围绕古典诗歌英译展开大量研究，但对《泊船瓜洲》“绿”字的系统翻译研究仍相对不足，尤其缺乏多译本之间的动态审美比较与平衡策略探讨。

基于此，本文以《泊船瓜洲》“绿”字为研究对象，对许渊冲、Burton Watson、卓振英、文殊等译本展开比较研究，探讨不同译者如何通过不同翻译策略实现“绿”字动态意境的跨语言重构，并进一步总结古典诗歌炼字动词的英译路径。

2 文献综述

2.1 《泊船瓜洲》研究

关于《泊船瓜洲》的研究，学界主要集中于创作背景、思想情感及炼字艺术三个方面。李德身（1991）认为，该诗体现了王安石二次拜相期间复杂的政治心态与思乡情绪。赵齐平则从宋诗艺术角度指出，此诗以平淡语言实现深远意境，是宋诗“以理入诗”的代表之一。

近年来，关于“又绿”与“自绿”的文本争议重新引发学界关注。有学者依据《王安石文集》版本认为原句应作“春风自绿江南岸”，而“又绿”则来源于洪迈《容斋续笔》的记载。尽管文本存在争议，但“绿”字作为炼字典范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。

2.2 “绿”字炼字研究

关于“绿”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动态性与艺术表现力。钱钟书（2005）在《宋诗选注》中指出，“绿”字并非王安石首创，唐代已有类似用法，但王安石通过高度凝练的表达，使“绿”字真正具备鲜明的动态生成效果。徐有富（2024）认为，“绿”字之所以经典，在于其突破一般动作叙述，实现“由风到景”的视觉转化，即将无形春风转化为可感知的绿色蔓延过程。此外，《古文观止》及相关赏析资料普遍认为，“绿”字不仅表现江南春色，更寄托诗人浓厚的思乡情感。

总体而言，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“绿”字的动态特征，但多停留于文学赏析层面，对其跨语言翻译机制研究仍较有限。

2.3 古典诗歌英译研究

关于古典诗歌英译，许渊冲（2003）提出“三美论”，即

译诗应兼顾“意美、音美、形美”。许渊冲认为诗歌翻译不仅是意义转换，更是审美再创造。刘宓庆（2005）在《翻译美学导论》中则强调译文应尽可能再现原诗的审美功能与情感氛围。王宏印（2010）进一步指出，诗歌翻译的核心问题在于意境再现而非字面对应。近年来，学界开始关注古典诗歌中的微观翻译问题，如意象翻译、修辞翻译及炼字翻译等。然而，目前关于“绿”字英译的研究多停留于简单译例分析，缺乏系统的多译本比较与动态审美研究，尤其缺少对“诗性与接受性平衡策略”的深入探讨。因此，本文尝试从动态性、诗性、意境性与接受性四个层面展开深入分析。

3 “绿”字的诗学功能分析

（1）动态生成性。“绿”字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动态生成属性，在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中，它并非静态颜色描写，而是活用为使动词，暗含“吹绿”“染绿”之意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记载，王安石曾以“到”“过”“入”“满”等十余字反复修改，终定“绿”字。徐有富指出，“绿”真正实现了“由风到景”的形象化转换，将无形春风转化为春意蔓延、草木返青的历时性动态过程，以鲜活的视觉画面传递出春风催生万物的本质变化，兼具形象性与感染力。（2）空间扩展性。“绿”不仅描写颜色，更构建空间意境。“江南岸”本为静态的地理空间，而“绿”字则赋予其动态扩散效果：绿色仿佛从江岸的某一点开始，沿江铺展、由近及远、由点及面，最终形成开阔而富有层次的江南春景长卷。

这种由单个动词触发的空间生成机制，正是中国古典诗歌“以少总多”意境美学的重要体现。

（3）视觉流动性。“绿”字将原本不可见、不可触的春风视觉化，实现“化无形为有形”的艺术效果。读者不仅“看到”江南岸的绿色，更仿佛“看到”春风拂过江面、掠过草木的运动轨迹，感受到绿色随着春风流动、蔓延的鲜活质感。

这种视觉流动性构成了诗句最独特的审美魅力，也是“绿”字超越其他备选动词的核心原因。

（4）情感投射性。“绿”字还承担着关键的情感触发与投射功能。春风吹绿江南，本应带来欣喜与生机，但诗人却由此联想到自身漂泊在外、宦海沉浮、难以归乡的现实处境。越是春意盎然、生机蓬勃，越反衬出诗人的孤独与思乡之切。

因此，“绿”不仅是客观景物的渲染，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机制，实现了“景生情、情衬景”的情景交融境界。

4 “绿”字的英译策略比较

4.1 许渊冲：动态重构策略

许渊冲译为：

The vernal wind has greened the Southern shore again.

其中“greened”最具代表性。许渊冲采用动态重构策略，将形容词“green”直接动词化为“greened”，复刻原诗形容词转动词的炼字特征。从诗学功能还原来看，“greened”精准匹配“绿”字的使动含义，完整保留春风吹绿江南的动态生成过程，视觉流动性鲜明，契合原诗“化无形为有形”的特质；同时，动词化表达强化绿色蔓延的空间扩展感，为情感投射奠定基础。

从意境再现维度看，该译法追求诗性极致，还原了原诗“一字传神”的陌生化审美张力，体现了许渊冲“以诗译诗”、强调诗性重构的翻译理念。其不足之处在于，“green”作为动词在英语中使用频率极低，部分英语读者可能会产生语法困惑，接受性相对较弱。

4.2 Burton Watson：语义解释策略

Burton Watson 译为：

Spring winds once more turn the south bank green.

与许渊冲相比，Watson 采用英语中最常用的使动结构“turn...green”，完全符合英语的句法规范与表达习惯，语言自然流畅，语义清晰准确，读者接受度极高。

但从诗学功能还原来看，该译法存在明显不足。“turn”是通用状态变化动词，缺乏“绿”字特有的色彩生成感与视觉流动性，将原诗鲜活的动态蔓延过程弱化为平淡的状态转换；同时，弱化了绿色由点及面的空间扩展感，难以承载景情交融的情感投射功能，导致原诗炼字效果与诗性张力大幅流失，意境呈现流于表面。

4.3 卓振英：古雅化表达策略

卓振英作为国内典籍英译的代表学者，其译文更偏向古雅化的英语风格，注重语言的典雅性与韵律感。他将“绿”字译为：

Now that the spring breezes have reverdur'd the south bank.

他采用古雅化表达策略，选用古英语动词“reverdure”（使重新变绿）的过去分词形式，贴合典籍英译的古雅风格。从诗学功能来看，古雅动词复刻了词类活用特征，保留了“使变绿”的动态含义，契合原诗的古典韵味，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空间扩展与视觉流动的诗意特质。

从意境再现来看，古雅词汇营造出与原诗匹配的典雅氛围，契合古典诗歌的审美格调。但从接受性来看，“reverdure”属于低频古旧词汇，与现代英语读者阅读习惯脱节，理解难度较高；且古雅词汇的动作层次感较弱，动态表现力不及具象化表达，诗性张力略显不足。

4.4 文殊、王晋熙、邓炎昌：规范化表达策略

文殊、王晋熙、邓炎昌作为国内经典双语诗选的代表译者，更注重译文的规范性与可读性，其译文往往兼顾语义准确与读者接受。他们将“绿”字译为：

Spring breezes have once more greened the land south of the river.

完成时的动词化结构，既保留了春天到来的动态过程，又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，可读性较强。从诗学功能来看，动词化“greened”保留了原词的使动含义，还原了春风催生绿意的动态生成过程，色彩生成感鲜明，契合视觉流动性特质；译文句式规范，语义完整，准确传递了江南春景的空间感，为情感表达铺垫基础。

这种译法同样复刻了原诗的词类活用特征，保留了“绿”字的色彩生成感与视觉流动性，但与许渊冲的译法相比，其诗性陌生化效果稍弱，更偏向于规范的语义传递。

5 结语

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中的“绿”字，是中国古典诗歌炼字艺术的巅峰之作。它突破颜色词的静态属性，以活用为使动词的独特形式，兼具动态生成、空间扩展、视觉流动与情感投射四重诗学功能，将无形春风转化为鲜活的视觉画面，实现了景、情、境的高度统一，成为整首诗无可替代的核心诗眼。

“绿”字英译的核心，是跨语言还原其独特的诗学特质与深层审美张力，本质是动态审美经验的跨语言重构，而非字词层面的机械对应。许渊冲的动态重构策略，极致还原了原诗炼字神韵与动态诗性，却牺牲了部分目的语接受性；Burton

Watson 的语义解释策略，保障了译文的自然流畅与读者接受度，却导致原诗诗性张力大幅流失；卓振英的古雅化表达策略，贴合典籍英译的典雅风格，却因词汇古旧降低了传播力；文殊等人的规范化表达策略，兼顾了诗性还原与读者接受，却弱化了部分炼字艺术张力。

四种英译策略各有侧重、各有优劣，不存在绝对最优解，译者需根据翻译目的、文本定位与目标读者灵活选择。面向文学研究读者，可侧重动态重构策略，最大限度保留原诗炼字的陌生化审美效果；面向普通大众读者，可采用规范化表达策略，兼顾可读性与意境传递。

针对“绿”字英译的平衡难题，笔者认为隐喻补偿策略是更为灵活、更佳的处理方式，对应的译文为：The spring breeze paints the Southern shore green once more. 该译法选用具象动词“paints”，构建“春风如画师”的自然隐喻，精准传递“使江南岸变绿”的使动含义。从语义层面看，“paints...green”是英语规范使动结构，语义无偏差；从动态层面看，“paints”自带“逐步涂抹、层层晕染”的动作内涵，生动还原绿色由点到面、渐次蔓延的细腻动态；从诗性与接受性层面看，隐喻表达既避免了造词感与语法陌生化风险，又保留了原诗炼字神韵，兼顾了诗性张力与目的语接受性，实现了语义、动态、诗性与意境的有机统一，为古典诗歌炼字动词英译提供了优质优化思路。

综上，古典诗歌炼字英译需以动态意境再现为核心，跳出字面对应的局限，平衡诗性表达与目的语接受性。译者作为审美创造者，需灵活运用多元翻译策略，才能让古典诗歌的炼字之美跨越语言壁垒，实现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的有效传递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许渊冲.文学与翻译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2] 刘宓庆.翻译美学导论[M].北京: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2005.
- [3] 王宏印编著.诗与翻译双向互动与多维阐释[M]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2015.
- [4] 钱钟书选注.宋诗选注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9.
- [5] (宋)洪迈著,穆公校点.容斋随笔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.
- [6] 李德身.读《泊船瓜洲》的作年、主题和艺术价值[J].文学遗产,1991(3):42-47.
- [7] 朱明伦.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考辨二则[J].辽宁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1(6):58-60.
- [8] 徐有富.春风又绿江南岸[N].平潭时报,2024-04-23.
- [9] Watson B.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: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[M].New York: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1984.
- [10] 卓振英编著.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丛书咏情言志历代著名诗词曲赋英译鉴赏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23.
- [11] 文殊,王晋熙,邓炎昌译.唐宋绝句名篇英译[M].北京: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1995.